

笔会

有句话说：欲得新知，请读旧书。我由此想到的是，我们宜春的不少老话里，也颇多佳意，有的比那些新名词还更有味道呢。

出学

毕业。出生、出身、出学不同于出屋、出省、出国，更不同于出血、出力、出钱，后者用出的引申义，前者用本意：长出。出字象草木益滋上出达之形，故《说文》说：“出，进也。象草木益滋，上出达也。”这里讲的“出”，其实是茁。出学即学出；学生毕业，类同草木茁壮。而“毕业”似乎就只有止步的印象欤。

则唧

尺、量筒。陆羽《茶经·五之煮》云：“初沸，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，谓弃其吸余。”四十多年前，宜春烟酒店出售酒，多为散装。顾客自带酒瓶，到店铺，买半斤酒，店员将漏斗插在酒瓶口，用长柄竹筒从酒缸里登（舀）一筒，在空中稍停，让顾客看竹筒是否满，以示公平，也让满溢之酒滴回酒缸，然后倒入漏斗入瓶。用陆羽的话说，此即为“则酒”。那个长柄竹筒宜春人叫“则唧”，唧为词尾，无实义，则唧有大有小，分别表示一两、二两、五两、一斤。卖煤油的则唧是马口铁做的。做饭量水也要则唧，以前我家用热水瓶上面那个铝罩，舀一兜半斤，曰则米。卖布的则唧是一把竹尺，左手固定，右手将布扯到左手，拉直就尺掐稳，买几尺布就反复几次。也有将尺刻在柜台上，省得拿尺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则，等画物也。从刀，从贝。贝，古之物货也。”会意字，本义为定出差等而区划物体（分画），以刀、贝示意。金文从鼎，从刀。古代的法律条文曾刻铸在鼎上，以便让人遵守。本义：准则，法则。今人认识“则”，多从非物质的规则条例或表示语法转折关系的虚词入手，对《世说新语》中第一句“陈仲举言为士则、行为世范”中的“则”倒能理解，对方言中表示实物的尺、量筒称“则”则一头雾水。如果反过来，老师讲“规则”这个词，先讲实物“规”（规者，正圆之器）与“则”，学生对非物质的规

则之义更能明白。

过门

将媳妇娶进门。这个词很少人说了。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词更少人说：圆房。元无名氏《举案齐眉》第一折：“明日是个好日辰，将梁鸿招过门罢。”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十三：“殷公子送妹子过门，赵六老板其殷勤谦让，喫了五七日筵席，各自散了。”老舍《茶馆》第一幕：“姑娘一过门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这不是造化吗？”可见，“过门”古已有之，非宜春独有。但对招赘的说法宜春与北京略有区别：北京称“倒踏门”，宜春称“倒插门”。“倒”意味着反礼乐良俗。过门的门指门类，也就是古人极其重视的差序格局：祝贺娶亲称“花烛之敬”，祝贺嫁女称“于归之庆”，庆祝女孩归队。招赘是对这一格局的践踏，所以称“倒踏门”。北京是首善之地，更有维护天下礼数的自觉。宜春虽不是化外之地，但也在五服之外，对礼数的依从更有弹性，将招赘视为外来者插入，而非外来者入侵，所以称“倒插门”。入赘在过去被视为反常，就像霍桑笔下的海斯特·白兰身背红字，时刻受众人异样目光鞭笞，反映在宜春方言上是，把人赘者称“撑门棍粒”，骂人太狠，基于伤口撒盐。信息时代，“倒插门”渐渐没人说，改称“上门女婿”。一个“上”，将“倒插门”转型为“高攀”，为李鸿章“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”之脚注，折射出女权主义运动越来越有成效。

撰事

亦称捏事，编造、杜撰、无中生有之意。撰与撰读音一样，意思也接

宜春老话

吴静男

近。宜春人做鱼菜，喜欢用辣椒、水酒调味，该操作宜春人称饾；“放忽唧（一点）辣椒饾一下。”饾就是添油加醋，让滋味更丰富，符合中国人的味蕾审美。如果说一件事也添油加醋，让事实失真，不是原来本味，则相当不宜宜春人欢迎，即便是抒情文人那种踵事增华、变本加厉的做派，也会被求实者嗤之以鼻。在宜春人眼里，撰事者与撒谎者同类。

歇肩

又叫放肩、息肩，指卸下负担。过去挑担很常见，挑水、挑炭、挑尿、挑黄泥，也要挑米、挑菜、挑柴、挑土方。小孩子也要挑。我读二小，学校农场在远郊厚田，就是现在 3 路车终点站麻纺厂处，近十里路。星期二下午是学农时间，三年级以上学生要去农场劳动，自带锄头、土箕、尿桶。带土箕的自行量力，挑一些厨余垃圾当肥料。路远，空手走着去都蛮累，何况挑担？所以，走一戳，歇一戳。同学、老师碰到了问：“干什么呀？”答：“歇歇肩哟！”堂哥启友告诉我，抗战期间，他去邻县安福挑盐回宜春，一担能得 50 个铜壳子。我一哑舌：这一路要歇多少肩呀？现代生活的一个变化是，几乎用不到歇肩造句。它快要彻底歇息了。

走反

宜春话“走反”就是汪曾祺说的“跑警报”。走就是跑，反就是返：警报来了要跑，警报解除了要返。汪曾祺《跑警报》云：“一有警报，别无法，大家就都往郊外跑，叫做‘跑警报’。‘跑’和‘警报’联在一起，构成一个词语，细想一下，是有些奇特的，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。这不

像‘跑马’、‘跑生意’那样通顺。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，谁懂懂，而且觉得很合适。也有叫‘逃警报’或‘躲警报’的，都不如‘跑警报’准确。‘躲’，太消极；‘逃’又太狼狽。惟有这个‘跑’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，最有风度，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。”汪先生那篇文章就写得从容，无一丝“秣利金钗溜”式的慌乱，有的是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式的镇定。如：“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，据我所知，就有两人。一个是女同学，姓罗，一有警报，她就洗头。别人都走了，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，她可以敞开来洗，要多少水有多少水！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，姓郑。他爱吃莲子。一有警报，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。警报解除了，他的莲子也烂了。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，昆中北院、南院，都落了炸弹，这位老兄听着炸弹乒乓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，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。”如此反弹琵琶，背面敷粉，即为传说中的乐景写哀、哀景写乐，一倍增其哀乐的艺术表现手法。1940 年日本飞机轰炸宜春。王莹婆婆说“走反”：“日本矮子咯飞机飞得蛮矮蛮矮，好像就在屋顶上，瓦都掀起来哩。炸弹不得了咯响，‘咣’咯一下，地面皮都在震动，‘咣’咯一下，屋就倒了一片，‘咣’咯一下，人就像倒晒柴样咯死咯埋。”何慧兰讲她妈妈：走反时宜春台会上会发警报，发一声表示日本人来了，发两声表示日本人近了，发三声表示城门紧闭，阻挡日本人进城。何惠兰母亲听到三声警报，城里空无一入，就躲到屎窖板子上，弄一身屎。还是碰到了日本人，吓瘫在地。日本人说她是疯女人，没动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警察过来告诉妈，日本人走了，她才闻到臭。零枝语写实，与汪曾祺的《跑警报》一样好。

翘巴

到岳阳，尝过俏巴鱼，为当地最名贵菜肴，以为在宜春吃不到。后来，去秀江河游泳，河边有划船来卖鱼的，用网刚刚打到。鲤鱼有一两斤一条。条粒鱼只有两个指头佬大。小伙子把条粒鱼分成两堆，嘴巴还在丫呀丫。我没看出其中区别，就问他：“不是一样的么？”“不一样。一种是黄尾，一种是翘巴。”黄尾我认得，尾巴上有黄色，故名。南昌丰城人叫白鱼，蛮作兴，大一点的要二十五六元一斤，宜春只要六七块钱一斤。听喜欢打鱼的老李说，宜春人喜欢吃乔花。我不认得。翘巴我也不认得，就叫小伙子教我。他说：“翘巴的嘴下巴是弯的，好像嘴巴翘起来了，是吃鱼的鱼。”定睛一看，果然那鱼的嘴巴像象水里水果刀刀尖，刀背是一条直线，刀刃是一条弧线。忽然明白：乔花是翘巴的异读，俏巴与翘巴读音一样，只是俏巴有两个手掌大，翘巴只有两个手指大。为什么宜春鲤鱼长得有两个巴掌大、翘巴只有两个指头佬大？因为鲤鱼是杂食动物，宜春河塘能给它提供丰富养料，而翘巴是肉食动物，秀江河不能像洞庭湖那样给它提供那么多鱼虾、况且，还有同样是肉食动物的青鱼与之竞争。秀江翘巴游到洞庭湖也能长成俏巴。宜春也有宝，没人家的大罢了，连宜春人自己也不识，就像我在岳阳汴河街吃到的俏巴鱼。想到这有点汗颜，便买下了那几条翘巴回去好好品尝。

接春

春来了，当然要接待，打一挂爆竹以示热情。为什么有接春没有接夏接秋接冬？古人认为春天是最重要的季节，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节到，春到了夏秋冬会跟脚，是季节的带头大哥。古人生怕春去了不再回来，一旦春不约而至，就会有种发自内心的惊喜，当然要用钟鼓用鞭炮用唢呐用春联来表述。以数几千年过后，人们早已习惯在日历上约好见面时间，对春天不复有惊，但还是有趣，表现为一种名曰接春的行为艺术，像过年一般闹热。春接到家了吗？臆想中都以为“财源滚滚随春到，喜气洋洋伴福来”了，有人不放心，还是要用竖鸡蛋加以确证：鸡蛋竖起来，春就接到了。此一民俗的含义大概就是，春来之不易啊——鸡蛋是好竖的么？容易到手的東西，往往是廉价的啊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草木情深

杨扬

赏手册以及《兰蕙同心录》、《王氏兰谱》等古籍，慢慢地看书、看图谱，慢慢地琢磨，再去兰花店铺听那些兰友们的交流，知道了诸如春兰中的“四大天王”、“五大名花”、“老八种”，蕙兰中的“老八种”和“新八种”等等，当然也知道了价格上的差异。在兰友的指点下，终于买回了春兰中的宋梅、大富贵，蕙兰中的大一品和元字等。有了这些兰蕙，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看看它们，就如养宠物一般，每天有了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兰蕙的培植，浇水是一门学问。清代养兰专家郑同梅先生称之为“清养”。从养君子兰的教训中，我知道不能盲目浇水。照书上所说，夏天每天浇，秋天一周浇，冬天十天浇。口诀记得很牢，遇到实际运用时，还是提心吊胆。有朋友提醒我，要看实际情况，尤其是天气的晴雨状况。一般是晴天浇，雨天不浇。秋冬季节的兰花，还是偏干一点保险。有那么多警报一样的告诫声音在耳边萦绕，每逢给兰蕙浇水，几乎都是战战兢兢、犹犹豫豫的，实在是拿不定主意，就像是一个没有自信心的孩子一样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，究竟是对还是错。

一晃半年过去了，我的那些兰蕙们竟然都长出了花苞。尤其是大富贵的花苞，有小指头那么大小，绿色而饱满的一粒，隐伏在摇曳的叶线下，显得特别粗壮有力。都说大富贵是最难养的兰花，但我的这棵大富贵竟长得如此昂扬壮实，底气十足。至于宋梅，也有新的叶子长出来，细长的叶线，潇洒而飘逸，真是“眼力所至，不能语也”，你无法表达那种见到的快乐，你也无法想象，兰蕙的叶子，竟有如此多端的变化和激动人心的美感。“看花一月，观叶经年”，这观叶的乐趣，大概真是比赏花闻香来得更具魔力。

千百年来，文人雅士都倾情于兰花，称之为“花中君子”，有“王者香”，更有甚者，“喻兰明德”，将兰花与君子的“金德”相联系。如此丰富的意义联想，是历代文人雅士剩余精力的无限度投射，也增加了兰蕙赏玩の意味。在赏玩方面，我是尚古派，我相信千百年来，那么多文人雅士用如此刁钻敏锐的眼光，千挑万选，一遍又一遍来回扫描，最后将目光集中到兰花上，你不能不相信，其中一定是有道理的。但我对这个门外汉而言，君子不君子，金德不金德，基本不在考虑之列，仅仅是凭着感觉，感到养兰蕙能调动喜悦的情绪，让人乐此不疲，忘乎所以。

过完新年，人们照常上班，恢复到繁忙的工作之中。有一天遇到邻居，他笑着对我说，看到我养的兰蕙了，不错。不过，劝我不要花大价钱去花鸟市场买那些所谓的名品了。他问我大富贵、宋梅多少钱买入的，我告诉他价钱。他笑笑说，真的恐怕不够的，劝你还是不要买这些名品了。回到家，拿出兰花名品手册，对照着书中的文字和图片，仔细端详眼前的这些大富贵、宋梅、大一品和元字，说不出像还是不像。但内心里真的喜欢它们，看到就有一种愉悦之情从心底升起，就如春风拂面般的温暖，荡漾在心里，管它真还是假呢。有一天晚上，看一本兰蕙的书籍。看着看着，看到书中一段文字，说是一位养兰蕙的人，因为要到北方去工作了，临走前，将自己的几十盆兰花交朋友来养。这位作者觉得，这是自己与兰蕙们的永诀，感到有点对不住那些兰蕙。我想也是，将几十盆兰花交给一个从没有养过兰蕙的人来照看，其命运前途几乎是可以料到的。不知怎的，想到曾经给过人们快乐的兰蕙，最后的结局竟然是这样，心中不免有点悲哀起来。这夜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漫天都是金色的兰蕙，轻轻地，缓缓地，飞来荡去，像春天的柳絮一般，向上升腾。

2017 年 2 月于沪上寓所

梦天遐思

《南雍骊珠》小记

卞毓麟

云集，本书首记名师一百零八位，约四十万字，其中院士三十八位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部聘教授十二位。罗家伦校长乃五四先锋，睿智高诤，颇多建树。吴有训校长乃物理泰斗，道德文章有口皆碑。胡小石、楼光来、柳诒徵、戴修瓚、孙本文、陶行知、徐悲鸿、赵忠尧、高济宇、秉志、潘菽、竺可桢、茅以升、杨廷宝、陈章、邹秉文、金善宝、梁希、戚寿南、蔡翦等均文坛翘楚，科技泰斗，一代宗师，国之瑰宝，其他诸师亦莫不以道德文章闻于世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堪称模范，令人永世敬仰。”

《跋》复有云：“为学必先为人，为人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，爱国爱民，诚信为本。为学要有宏图大志，脚踏实地，锲而不舍，持之以恒，求真务实，经邦济世。”“沧海桑田，山河巨变。本书所记名师大都早已驾鹤西去，但其人为学之道犹如日之永恒，永放光芒。宋人张载有言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中央大学名师之精神，永垂不朽。”

中国近代文化史有“南雍雅正”之谓，指清末和民国早年承古开今的两位国学大师：王澐（字伯沆，1871-1944）和柳诒徵（字翼谋，1880-1956）。《南

雍骊珠》中，有 1946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鲍明炜教授撰写的《国学师尊王伯沆先生》和署名柳定生的《魂依天矫六朝松——记先父柳诒徵先生》一文。柳定生系柳诒徵先生之高足与爱女，1936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，此文乃据柳诒徵先生之孙柳曾符教授所提供之材料整理而成。

2008 年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“馆藏拂尘”，出版柳诒徵先生的《中国文化史》全三册，百余万字。卷首冠以“出版者的话”，披阅之余颇感确有深意。其词曰：“他们，是大家，是名师，通古今之学，成一家之言，传播寰宇；它们，是经典，是名著，经岁月锤炼，愈显底蕴，让人仰止。”“本着弘扬经典、传播文化的理念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凭据上海图书馆的资源优势，将近代以降的人文经典冠以‘馆藏拂尘’的名义陆续整理出版……原汁原味地重新流播于读者的视野之内，这是我们的出发点，也是一以贯之的宗旨。”《中国文化史》“每篇分章分段，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、诸子百家语，以及现代中外学人的说言伟论，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”。

关于南雍，不可不提始建于 1919

十多年前，笔者临近退休，尝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策划《嫦娥书系》和《科学编年史》两个新项目，后皆纳入“国家‘十一五’重点图书出版规划”。本文所谈，是为《科学编年史》之计算机科学部分求教于母校南京大学徐家福教授的一项意外收获。

徐家福先生 1924 年生于南京，是中央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。他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，是中国计算机软件的先驱。徐先生有浓烈的国学情结，甚至面试研究生时也会问到古诗词。2002 年 5 月，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等坐落于南京市的 9 所高校，因有着共同的前身，同时举行百年校庆。百年大庆之后，年届八旬的徐先生以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会长的身份，花费多年时间，主持完成了《中央大学名师传略》的编纂工作，上溯至 1902 年初建的三江师范，共收入 270 位名师。徐先生指出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就强调道德文章，我们也按此要求为名师作传。例如陈三立、李瑞清、陶行知、罗家伦、吴有训、茅以升，这些学者的道德学问都是一流的。刘师培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，二十多岁就颇负盛名，并曾在中大执教，但他逆历史潮流而动，投靠袁世凯，支持复辟帝制。“这样的人，道德上站不住，因此我们不选他。”

《名师传略》全名《南雍骊珠：中央大学名师传略》，首卷含 108 位传主，2004 年 12 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生于 1925 年、就读于中央大学气象系的著名气象学家郑进上教授有《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参编感赋》一首，曰：

南雍多俊杰 校史载风流
功绩丰碑在 文光射斗牛
书名《南雍骊珠》，“骊珠”易懂，